

夜里11点的电话

江义林

夜里十一点，手机屏幕突然亮起时，我刚批改完最后一篇作文。接通电话，汪小华妈妈带着哭腔的声音立刻传了过来：“江老师，求您帮帮我们吧！小华每天作业都要写到十一点，我盯着他熬，自己都快熬出抑郁症了，这日子真没法过了。”

挂了电话，我心里犯起了嘀咕。三年级的作业量，语文也就生字抄写加一篇日记，数学是口算加应用题，英语不过是读背课文，怎么会熬到深夜？我第二天一早就找了数学老师和英语老师确认，两位老师都说作业量控制得很严，绝不可能让孩子写到半夜。这么看来，问题多半出在小华自己身上。

那天早读课，办公室窗台上的绿萝刚冒出新叶，绿油油的看着就舒心。我把小华叫进来，从兜里掏出手机：“咱们先来做个小游戏，我把闹钟设成一分钟，你试着数数，看一分钟能数到多少，敢挑战吗？”

小华眼睛一亮，立刻点头：“敢！”随着闹钟响起，他清脆的声音在办公室里回荡：“1、2、3……”一分钟结束，他刚好数到108。我故意提高声音：“哇，你这速度也太快了吧！”

见他来了劲，我又拿出语文书：“那你再试试，一分钟能读多少字？就从《秋天的雨》开始读。”小华捧着书认真读起来，字音咬得准，节奏也稳。一分钟到，他刚好读完两段，我大致一数，有200字左右。

“你这专注力也太厉害了。”我趁热打铁，递给他一支笔和一张纸，“那咱们再挑战最后一项，一分钟能写多少个字？就写你昨天学的生字。”小华立刻动笔，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。一分钟后，他数了数，一共写了13个字，而且每个字都工工整整。

我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：“你看，一分钟能做这么多事，要是写作业时能把每一分钟都用好，是不是就不用熬到半夜了？”小华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眼神里少了平时的散漫，多了点期待。

之后的几天，我特意问了汪小华妈妈孩子的作业情况，她说小华确实比以前快了些，但偶尔还是会磨蹭。看来光让他知道“一分钟有用”还不够，得帮他养成记录时间的习惯，让他自己看到进步。

又一个早晨，我把小华叫到办公室，刚开口就先给他竖了个大拇指：“你妈妈说你最近写作业快多了，太了不起了。来，咱们击个掌庆祝一下！”“啪”的一声，清脆的掌声让小华笑得露出了小虎牙。我接着递给他一张表格：“从今天开始，你每天写完作业，就把结束的时间记在这张纸上，咱们看看你能不能一天比一天快，好不好？”

小华接过表格，用力点头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他每天都认真记录：10月21日10:08。10月22日10:50。10月23日9:14。10月24日9:40。我看到10月23日的时间最早，立刻用红笔在旁边画了三颗大大的星星。小华看到星星，脸都笑红了，攥着表格的手紧了紧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：“你看，只要认真做，就能进步。咱们不跟别人比，就跟自己比，每天进步一点点，你就



雄鹰在手 李陶 摄

是最棒的。”他眨巴着大眼睛，使劲嗯了一声。可没过几天，我发现小华的记录时间又有点往后退了。我悄悄观察他写作业的样子，原来他遇到不会写的字就会停下来发呆，特别是写作文时，常常抓着笔半天写不出一个字。这时候光靠催可不行，得给他找个“帮手”。

我去文具店挑了个带卡通图案的笔记本，第二天递给小华：“这是给你的‘魔法本’，以后遇到不会写的字，就记在上面，下课的时候翻一翻，放学路上背一背，说不定过几天，这些字就都认识你了，是不是很神奇？”小华捧着笔记本，咧着嘴笑，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。

解决了生字的问题，我又想起他注意力容易分散的毛病。我把他叫到身边：“你写作业的时候，要是觉得坐不住了，就试试这个办法——先集中精神写20分钟，然后站起来活动5分钟，喝口水、看看窗外都行，之后再接着写。这样是不是比硬撑着强？”小华试着照做，果然，他坐得住的时间越来越长了。

后来，我还想到一个办法——让同伴帮他们一起进步。小华和班里的小宇关系最好，我就跟他们俩说：“以后你们可以偶尔一起写作业，比如背课文的时候互相检查，写生字的时候比一比谁写得又快又好，这样写作业是不是就意思多了？”两个孩子都特别乐意，每次一起完成作业后，还会跑到我跟前汇报谁赢了，脸上满是成就感。

现在的小华，有时候晚上八点多就能完成作业，还能留出时间看会儿课外书。看着他的变化，我常常想，每个磨蹭的孩子背后，可能都藏着没被发现的问题——也许是不知道怎么利用时间，也许是遇到了学习上的小困难，又或者只是觉得写作业太枯燥。

作为老师，我们不能只看到孩子磨蹭的表象，更要蹲下来，像朋友一样帮他们找到问题，再用一个个简单又有趣的小办法，慢慢引导他们进步。毕竟，没有哪个孩子不想变好，关键是我们得给他们足够的耐心和正确的方法，让他们在尝试中看到自己的力量，这样才能真正养成好习惯，慢慢长成更优秀的模样。

父亲的剃须刀

王 惠

父亲坐在门槛上，他左手捏一只仅剩下半边刷毛的牙刷沾着肥皂沫往胡须上涂抹，右手用一只手动剃须刀刮着胡须。肥皂沫从银白色的剃须刀边沿溢出，黏在剃须刀铝制的手柄上。父亲面前的一只小板凳上，放着盛放剃须刀的小盒子。铝制的长方形盒子，在阳光下金光灿灿。盒子翻盖的内侧，安装着一小块长方形镜子。父亲从这面小镜子里，看着胡须从他脸上被剃须刀刮下。剃须刀在父亲的嘴唇边、两鬓上下、左右刮动，几分钟后，父亲剃完须，洗一下脸，黑发无须，面庞洁净，他不再是那个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，变成了一个面容和善的乡村匠人。

父亲年轻时，学过三年木工，是手艺不错的木匠。他常常去十里八乡给人家打家具。乡人们找木工做家具只认技术，不看木工师傅的长相，也许胡须浓密，面相老成的木工，能让人们以为这是一位老师傅，技术会更好。父亲与他的师父、师兄弟们不一样，他总是喜欢把自己拾掇得干净清爽。父亲的脸经常刮，他不喜欢唇边满是胡茬，沾满岁月沧桑。

父亲穿着深灰色束腰工作服，戴着浅蓝色劳保防尘帽，一只硕大的淡绿色帆布包，扣在二八大杠自行车的横梁下方。包里，是他的斧、凿、刨、尺、墨斗、木工铅笔……两把木工锯，绑在车后架边。这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，父亲留给我的他出门揽活儿前的身影。晚上回家时，父亲衣服上有些许木屑和尘土。父亲在门外拍着衣服，他说，从主家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拍打过了，着急回家，拍得不干净，再拍拍。父亲在拍衣服的时候，木屑香味在晚风中飘散，偶尔会有一些小铁钉伴随着木屑、细刨花掉落。

父亲有时候忙碌得几天顾不上刮胡子，活儿在外乡，路途遥远，路上奔波加之活儿辛苦，父亲累得到家饭毕倒头便睡。有时候晚上我睡觉时，父亲还没有到家，早上我起床时，父亲已经出发去干活儿了。辛苦几日后，父亲终于难得地给自己放假几小时——他不做木工活儿时，也要帮母亲做农活儿，难得休息。休息时，父亲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胡须，像美髯公，他做个惊讶的鬼脸，然后拿出剃须刀刀盒，开始刮胡须。剃刀无声，剃去了艰辛生活在父亲脸上的痕迹。剃刀有情，让父亲显得年轻。父亲偶尔会手重，在唇上刮出一条血痕，父亲并不在意，他用牙膏在血痕处涂一下，然后去地里干活儿。

当我的唇上冒出稀疏的软须，软须渐渐细密，我感到羞怯与不安，我找出父亲的剃须刀，给自己刮去胡须。父亲说，你不要和我用同一张刀片，你用新刀片。从高中开始剃须至今，我一直保留着每天都剃须的习惯，要是几天不剃须，会非常难受。我早已经不用父亲的那种安全剃须刀，我习惯用电动剃须刀。

我给父亲也买了电动剃须刀，他早已不再去给人家做木工活儿。他的胡须生长缓慢，也不用天天剃须，在电动剃须刀轻微的吡吡声中，父亲白色的胡须从脸上消失了。刮完胡须，父亲打开剃须刀的胡茬收集盒，倒出碎胡茬，用毛刷刷净收集盒。他很爱惜我给他买的电动剃须刀，一把剃须刀，他能用好几年。

父亲喜欢去理发时，让理发师给他剃须刮脸。我怀疑他计划去理发前的几日，不会剃须，积攒着胡须让理发师刮。父亲躺在理发椅上，微闭双眼，理发师用热毛巾捂着他的唇边，须臾后，移开毛巾。理发师雪亮的剃刀在父亲的脸上游走。剃须刮脸后，理发师开始给父亲染发。

在无声的岁月中，父亲变成了一个慈祥、沉默，有些迟缓的老人。而我，天天早起剃须，整理衣着后，像父亲年轻时那样，在生活的路上奔忙。

父亲会想起他几乎天天剃须后，急匆匆骑车外出奔忙的往日时光吗？他或许不会忆起，可我永远都会记得。